·思考中医·

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意蕴探赜

杜佳瑶[1] 陈秋生[2▲]

摘 要 “守正创新”传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恪守正道、革故鼎新的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质。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内在包含着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四个方面。认识和理解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深刻意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党对中医药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应有之义。只有始终坚持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才能确保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方向正确，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

关键词 中医药；守正创新；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1]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探索自身与外部世界的交互过程中，形成的“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2]。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是人作为历史主体在秉持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开展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实践活动，体现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辩证融合的过程。

1 本体论探赜：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要把握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根基在于准确把握“正”与“新”的内涵。“正”指的是中医药文化的本质内涵和核心价值取向，具体体现为其一，是经过数千年的社会生产实践检验过的科学原理和基本原则；其二，是这些原理与原则在历史演进中凝结而成、具有深厚哲学底蕴与鲜明民族特征的文化体系。中医药文化的“新”表现为文化的更新和革故鼎新，具体体现为其一，是在时代发展中不断丰富和深化其科学原理与基本原则；其二，是在实践中运用中医药的思维理念回应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提炼具有时代意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体系。

“守正”和“创新”是中医药文化发展过程中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其共时性表现在，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和创新，并非简单的时间接续或前后替代，而是相互依存、彼此促进。只有守正才谈得上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更好守正。因此，传承不能泥古，创新亦不能离宗。部分关于中医药文化是守正在前还是创新在前、守正为主还是创新为主的探讨，是将守正和创新割裂，假定了中医药文化中存在“脱离创新的守正”或“脱离守正的创新”，实为先验主义的误区。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于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3]，力求“治未病”，确保长江永续发展。这一论述既是对中医核心理念的传承坚守，也是运用中医智慧创新解决当代环境治理难题的生动实践。

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历时性特征，表现为一个持续演进的社会性、历史性进程。远古时期，中华民族以其智慧在日复一日的劳动实践中，发现动物、植物、矿物乃至器物等能够有效地治疗疾病，缓解身体的各种疼痛与不适。这些偶然发现，通过口耳相传和实践验证，逐渐形成早期中医药知识的雏形，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探索精神与创新能力。《吕氏春秋》记载，商汤的厨师伊尹在烹饪过程中发现“阳补之姜，招摇之桂”，揭示某些食物和烹调佐料具有药性，能够起到治疗疾病的效果。随着古代制造业的发展和认知水平的提升，人们开始更加有意识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这一行为逐渐从偶发性的实践转变为系统性的、有目的的探索活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逐渐融入中医药的理论和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体系。

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根植于两个相互依存的

▲**通信作者** 陈秋生，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高校党的建设，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E-mail：cqsyjh@163.com

• **作者单位** 1.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203）；2.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上海 201203）

层面。物质层面：中医药文化深深扎根于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与历代医者的临床经验之中。精神层面：中医药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吸收并提炼了推动其发展的核心思想与实用智慧。因此，脱离中国社会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空谈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也是不可取的。现阶段对于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思考，应建立在对中医药文化发展历程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前人守正创新实践经验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因此，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中医药文化自身层面的守正创新；二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中医药文化的进一步守正创新。

2　认识论探赜：守正创新与中医药文化具有内在契合性

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内在地蕴含着守正创新的核心精神。从中医药文化的理念和思维出发，辩证把握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可为中医药文化的当代发展提供深刻的思想启迪。

2.1　中医整体观构建守正创新的认知框架　在中医药文化中，人体是系统内多重要素共同作用、动态平衡的结果。这一思想为认知活动奠定了系统整体思维的哲学基础。

在中医整体观视野下，守正创新意味着突破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将二者视为同一文明进程中的不同维度表达。守正不是对传统的静态固守，而是对中医药文化内在基因生命力的延续；创新不是对现代性的盲目追随，而是文化系统为适应环境变迁的自我革新。二者共同根植于中医药文化与中华文明演进的连续性中。具体而言，守正需穿透中医药文化的表象，把握其核心基因；创新需要在中医药传统文化要素的关联结构中寻找新的组合可能。这一过程遵循辩证否定的认识逻辑：守正作为肯定性环节，通过对中医药文化的反思确定其内在同一性；创新作为否定性环节，通过引入新思路和新要素，推动原有文化的演进发展。二者的矛盾运动最终在更高层面达成否定之否定的综合。这一辩证过程通过“扬弃”实现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得中医药文化在保持其精神内核连续性的同时，融入现代语境，获得新的表达形式与实践价值。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对中医药文化“天人相应”中“生生之谓易”的哲学命题的生动诠释，也是对中华文明“守常达变”智慧的继承与延续。

2.2　中医阴阳哲学揭示守正与创新的共生本质　《周易》中“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太极图式，揭示了阴阳互为其根的关系。“阴阳”的理念被中医吸收借鉴，形成中医药文化的阴阳哲学，为理解守正创新提供了独特的认识论框架。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提出“勤求古训”与“博采众方”的治学原则，本质上是阴阳哲学的体现。古籍经方的整理意味着对前人经验的批判性继承，新方的创制必须建立在经典理论框架基础之上。阴阳交感哲学表明，守正的本质是对文化基因的激活而非简单复制，创新的要义则在于推动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阴阳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在守正创新中表现为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例如，李时珍修订《本草纲目》时，将《证类本草》的800余种药物扩充至1892种，最终引发传统药物学革命。当代人工智能辅助中医辨证论治也体现了这一规律——机器学习算法通过深度学习大量医案，可形成超越个体经验的诊疗范式，完成“阴至极而生阳”的哲学循环。阴阳的互根互用、对立制约、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等特性[4]，揭示出中医药文化守正与创新的认识逻辑。中医药守正与创新互为存在的前提，无守正则创新失其根基，无创新则守正失其活力。二者相互限制，不可偏向一方，应在动态变化中保持平衡。在一定条件下，守正可催生新的创新，创新又会成为新一轮守正的基础。

3　价值论探赜：守正创新是对中医药文化主体性的坚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1]，指明唯有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的规律，坚守中医药文化的主体性，才能去芜存菁，才能守住正，创出新。这不仅关乎一门医学的兴衰，更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1　对于“虚假外部性”的祛蔽　中国近代史上的中西医学之争曾导致中医药文化一度式微，评价体系和方法上简单套用西医标准衡量中医药的科学性，以及中医人才培育“西医化”等倾向，本质上背离了中医药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这种背离的原因在于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以强势姿态所营造的“虚假外部性”，即认为中医的科学性和中医药文化价值需要通过外部标准（尤其是西方科学标准）才能得以验证和确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意味着对西方科学主义所建构的这种“虚假外部性”进行批判性脱离，重新确立中医药文化的主体性地

位，恢复其自身发展的内生逻辑与实践自觉。

中医药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信念、价值观念和方法体系，是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独特认知视角，与西方科学主义具有不同的解释范式。若“西方价值取向成了衡量中医的标准，中医最具特色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得不到继承和发扬”[5]，那么中医药“审证求因、辨证论治”的灵魂便会消失。

西方科学认为通过客观的实证研究，可获得对认识对象的真理性认识。这种观点具有将主体与客体、经验事实与抽象理论、物质与精神对立的主客二元论倾向。而《黄帝内经》提出“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7]，强调人与天、身体与精神之间互联互通、相互映照，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超越了西方科学的主客二元局限，揭示了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若从西方科学所营造的“虚假的外部性”出发理解中医药文化，就会陷入“中医学的百年困惑其根源在于以彼证我，以西证中，以现代‘化’古代”[7]的困境，难以把握中医药文化的深刻内涵，亦忽视其对西方现代性所具备的超越性反思价值。

3.2 实践是检验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标准 真正的思维活动是事物内在规律与实践动态的展现，而非纯粹概念的自我推演。马克思批判性地扬弃了黑格尔的主观主义，并以社会实践主体取代了自我意识主体，指出只有根植于社会现实情境的具体个体的实践活动，才能从根本上超越外在性与主观主义的局限。因此，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需在破除“虚假外部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实践为导向的评判标准，使其价值与发展植根于真实的临床实践与社会文化土壤之中。

中医药文化的主体性和科学性，其根源不在于外来文化的认可，而必须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加以验证与确立。“守正”是遵循中医药发展的实践规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之“正”；“创新”则是开创中医药文化的具体实践活动之“新”。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必须植根于中国具体的社会现实。若以外来理念与思维统摄、遮蔽中医药文化的特殊性，则难以深入理解其蕴含的实体性内容。

从唯物史观出发，应立足于物质实践解读思想观念，而不是从抽象观念出发阐释实践。只有通过中医药发展实践这一生动而现实的过程，才能深刻领悟中华民族在社会生活演进中所孕育的中医药文化的真实意蕴。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思想与辩证法的深刻影响下，中医药构建了以藏象学说、五行学说及阴阳学说等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形成了以整体观念、辨证施治为指导的方法体系，并深入探索了药物配伍、药性理论及经络针灸学说。在这一独特医学理论体系的指引下，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健康维护与疾病抗争实践中，不断提炼与升华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正是对中医药学及其文化价值的最有力肯定。

4 方法论探赜：“两个结合”是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展开路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通过守正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不是刻舟求剑，还要往前发展、与时俱进，否则就是僵化的、陈旧的、过时的。”[8]中医药文化是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在文化领域的呈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现实样本，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形态。实现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起以中医药文化为锚定点，在空间维度上深入中国社会具体现实，在时间维度上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性的展开路向，从而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和振兴发展。

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其精髓不在于以外来文化为模板重塑中医药文化体系，亦非简单地将西方理论与概念机械移植其中，而在于深刻理解与把握中华文明的基因，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性。“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9]。中医药文化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医药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任务。这一过程需警惕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避免将中医药文化简单化为固定处方或理论模型，而忽视其内在的动态发展性和与时俱进的可能性。

守正创新是指在深刻理解中医药的理论精髓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中医药文化置于当今世界历史演进、国内社会文化转型以及人民健康需求深刻变革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量。中医药文化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多元思想体系，广泛汲取了古代医学、哲学、政

治学以及宗教观念，体现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特质。这一过程展示了中医药文化对古代各种思想资源的融合与创新，彰显了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生命力。“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思想生发萌芽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彼时人类虽然受制于生产力水平，以朴素的眼光观察自然、理解自然，但对于自然有着敏锐的感知与深刻的体悟。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进，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与自然之间似乎被一种中介性力量日益隔离。在这种力量中，人与自然本身的联系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对中介性“物”的崇拜。中医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与现代工业社会所导致的人的异化之间存在深刻且难以调和的冲突，使得现代人理解中医药文化中宏观、思辨的自然观与宇宙观变得困难重重。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并非要重建对传统农耕文明的乌托邦想象，而是当人们面对“现代性”带来的种种问题与困惑时，可从中汲取反思的思路与智慧。在这一意义上，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正是一种基于实践探索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

5　结语

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是对其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实体性内容的深度把握，以及对中医药文化核心精神的深刻理解。守正创新意味着从西方科学的“外部虚假性”中抽身，在时空交织的广阔视野中，准确把握并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与实际情境。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已迈入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不断深化对中医药文化内在规律的认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人的价值的复归，充分利用中医药所蕴含的深刻智慧，将为构建多元化的现代化范式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100-102.
[2]张其成，刘理想，李海英.近十年来中医药文化发展回顾[J].中医药文化，2009，4(1)：22-26.
[3]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
[4]王正山.中医阴阳的本质及相关问题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4.
[5]王旭东.中医文化价值的基本概念及研究目标[J].医学与哲学，2013，34(4)：8-10.
[6]邢汝雯.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395.
[7]严暄暄，何清湖.中医应当适应后现代化[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6)：1482-1486.
[8]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9.
[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3.

（收稿日期：2025-06-15）
（本文编辑：金冠羽）

（上接第23页）

[9]魏荔彤.金匮要略方论本义[M].杜雨茂，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70.
[10]胡景春，江小锋，陈克秀，等.芒硝外敷联合体腔热灌注化疗治疗恶性胸腔积液的疗效观察[J].现代诊断与治疗，2023，34(7)：986-988.
[11]郭霭春.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649.
[1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校释[M].李景荣，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600.
[13]陈延之.小品方[M].高文铸，辑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196.
[14]杨卫灵，李丽丽，杨秀芳.五味消毒饮联合芒硝湿敷治疗外吹乳痈初起临床观察[J].光明中医，2025，40(4)：725-727.
[15]黄眷杰，蔺晖琦.大黄芒硝贴治疗粘连性肠梗阻术后患者的效果及对患者胃肠功能的影响[J].大医生，2025，10(4)：81-84.
[16]欧倩清，林俊粒，曲丽媛，等.桃核承气汤通过保护血管内皮预防小鼠脓毒症凝血功能障碍[J].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2025，36(5)：683-691.
[17]文永昌，郑建平.基于“四位一体”理论探析桃核承气汤治疗胸腰椎骨折腹胀便秘的机制[J].中国民间疗法，2024，32(23)：48-51.
[18]汪昂.医方集解[M].苏礼，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364.
[19]万海红，王珊雅，嵇玲.改良子弹夹式芒硝外敷袋对重度急性胰腺炎患者胃肠功能、治疗依从性的影响[J].齐鲁护理杂志，2021，(17)：110-113.
[20]王好古.汤液本草[M].张永鹏，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179.
[21]宋玲娟，张增智.大黄芒硝外敷辅助治疗宫外孕疗效体会[J].中国医药科学，2011，1(1)：41.
[22]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精华本[M].王吉匀，整编.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12.

（收稿日期：2025-06-23）
（本文编辑：黄明愉）